

東齊記
事附補遺
談苑
老記
水記
聞附補遺(一)



卷之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涑水記聞

附補遺

一

司馬光撰

中華書局

涑水記

聞附補
遺

二

司馬光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東齋記事（及其他二種）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涑水記聞目錄

卷一	四十六條
卷二	二十八條
卷三	二十九條
卷四	二十一條
卷五	十七條
卷六	三十六條
卷七	二十二條
卷八	三十五條
卷九	三十九條
卷十	二十七條
卷十一	十四條
卷十二	二十五條
卷十三	十七條

卷十四 二十四條

卷十五 十七條

卷十六 三十條

臣等謹案、涑水記聞、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諸書、已著錄。是編雜錄宋代舊事、起于太祖、訖于神宗。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曰記聞。或如張詠請斬丁謂之類、偶忘名姓者、則註曰不記所傳。明其他皆有證驗也。間有數條不註者、或總註于最後一條以括上文、或後來傳寫、不免有所佚脫耳。其中所記、國家大政爲多、而亦間涉瑣事。案文獻通考溫公日記條下、引李燾之言曰、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共議、取實錄國史、旁採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今所傳記聞及日記朔記、皆後紀之具也。光集有與范祖禹論修長編書、稱妖異有所警戒、談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云云。此書殆亦是志歟。至于記太祖時宋白知舉一事、自註云、疑作陶穀記。李迪丁謂鬪鬪一事、前一條稱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演制罷謂政事、惟演乃出迪而留謂、後一條稱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种世衡遣王嵩反間一事、前一條云、問旺榮。後一條云、問剛朗。凌招撫保州亂兵一事、前一條云、田況。後一條云、郭達。聞見異詞、卽兩存其說。亦仍通鑑攷異之義也。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敘劉永年家世

載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詆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于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荊公日錄以刪修焉。號朱墨本。是光此書，實當日是非之所繫。故紹述之黨，務欲排之。然明清所舉諸條，今乃不見于書中。殆避而刊除歟。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此書行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爲諱。蓋嘗辨之，以爲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伋，遂從而實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爲譏。知當時公論所在，不能以私憾抑矣。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三本。其文無大同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目錄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併。一本十六卷，又補遺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失于刊削。蓋本光未成之藁，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卽無一定之卷數也。今參稽釐訂，凡一事而詳略不同，可以互證者，仍存備攷。凡兩條複見，徒滋冗贅者，則竟從刪。其補遺一卷，或疑卽李燾所謂日記。案書錄解題載溫公日記一卷，司馬光熙寧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遷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此卷雖皆記熙寧之事，然無奏對宣諭之語。且所記至熙寧十年與止于三年，亦不符。其非日記明甚。今仍併入此書，共爲一十六卷，以較舊本。卷數雖殊，要于光之原書，無所竄改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漢水記聞 目錄

四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蕭芝

涑水記聞卷一

宋 司馬 光撰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太祖時爲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于驛門。譟譟突入驛中。太祖尙未起。太宗時爲內殿祇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于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衆皆拜于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賞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爲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于蜀道縣中。先公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京城巡檢。〔案〕宋史韓通傳。作京城內外都巡檢。剛愎無謀。

時人謂之韓瞎眼。其子少病。偶號韓豪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爲不利。通不以爲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遑遑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于路。躍馬逐之。及于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卽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諂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東序。還卽帝位。羣臣朝賀。及太祖卽位。先命溥致仕。蓋溥其爲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鄭毅大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于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若此。將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

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還。

太祖初卽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于是衆心俱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漢高祖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併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有損畫壁者，怒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寢舍，汝豈得敗之耶？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鐲者，上曰：「此何以異于常鐲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鐲首視之，鐲首卽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魏舞劍云。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遺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卽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歎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快然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于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尙急于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擯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

詔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

右皆出石介三

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朝謂曰太子汝何故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詢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
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構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諍老誠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
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少
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爲人所信譽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
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
上剋日自焚筠爲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
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
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
道筠戰敗于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案）宋史李筠傳及食文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
赦之（案）士良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尙康寧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
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賄賂上怒叱曰鼎

鑄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敕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詔趙普于榻前。約爲誓書。普于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譚密宮人掌之。太宗卽位。趙普爲盧多遜所譖。出爲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爲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行。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右皆趙普宗云。

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

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糧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者甚厚。與結婚姻。更度易制。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耶。始平公云。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賜糧。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制治于未亂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曩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因止之。曰。吾蒐餉訓練汝曹。比至于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實吾之股肱。牙爪。吾寧不得太原。豈可廢滅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爲建昌宮。晉改命曰大寧宮。周世宗後。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汝能爲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爲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鐵搗搗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尙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甚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爲治之道也。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内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爲記籍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右皆出三朝訓鑒圖。